



■《卡薩迪》重視表現男性的陽剛美。

苦練氣場 王子開竅

19年來，魏巍在舞台上成功演繹一個又一個王子。不過，中國文化中沒有西方文化中「王子」這一形象，要怎麼演繹才能貼合又精準？「我們要經歷學動作，然後過渡到人物的內心戲，再把內心戲融入身體裏這整個過程。」他說，「當時就不斷地去看錄像，揣摩內心是怎樣的，再

想如何把故事用動作來表達，而且不是完全地copy，這個是要琢磨的。所以每次都看很多遍，聽音樂，一個腳步、手位、眼神，盡量去靠攏，再變成自己的東西。」

他回憶自己第一次跳《天鵝湖》，王子和天鵝的一段雙人舞便讓他露了怯。「我的手是抖的。」魏巍第一次體驗到，要當主演及自然表達，首先要能壓得住台。氣場不

足，就不是天鵝和王子，「而是女皇和手下了！」後來經過老師的講解和團內資深演員的分享和指導，他才慢慢摸到關竅，「要沉下去，拿出像皇帝一樣的氣勢，要感到所有東西都在掌握之中。」心態、技巧，還有角色內心千迴百轉的細膩之處，一個都不能少。一關一關過，魏巍說過程艱難，「所以為什麼一個舞團的首席舞蹈員這麼少，因為需要很長的時間去磨練。」

■魏巍演繹過無數王子角色。

說起來，魏巍與辛西婭·哈維這個版本的《睡美人》緣分匪淺，仙子、王子、狼、群舞等各種角色他都跳過。與其他版本相比，哈維別出心裁地要求其中的惡毒仙子卡拉波斯一角要由男舞者反串演出。「要表現出陰柔、陰險、精神分裂，那種時而笑，時而憤怒，時而冷酷……內心戲很多。」魏巍說。他回憶，當時港芭的藝術總監 Macelaine One，將這個人物「摺」得淋漓盡致。「要一點看不出來你是男性，但又仍然具有男性的那種力量感。」

難忘反串惡毒仙子

魏巍2003年加入港芭，2007年升為獨舞員，2013年成為首席舞蹈員。在港芭19年，他飾演過無數經典角色，早前則在《睡美人》中獻上自己的告別演出。演出結束後才知道，他是強忍腰傷完成演出，但舞台上的他，無論是連續的跳躍還是高速的旋轉，舉手投足都未露出一絲疲態。迪塞爾王子以優雅身姿立於舞台，魏巍則以堅強的意志力與專業精神為自己的舞蹈生涯畫上完美句號。

躍動新章 魏巍舞別幕前



香港芭蕾舞團（港芭）首席舞蹈員魏巍早前以一齣《睡美人》告別19年的舞蹈員生涯。2002年，魏巍從瀋陽來港芭交流，自此與舞團和香港結下不解緣，多年來在舞台上留下無數翩翩王子形象。訪問中他回憶如何揣摩經典舞劇中的角色，也說起香港給他的滋養。這座五彩繽紛的城市為他帶來無限熱力與激情，「試問哪會有無聊的時候呢？」他笑着說。文：尉璋 攝：Conrad Dy-Liacco（香港芭蕾舞團提供）

他正是通過對這個角色的成功演繹而晉升舞團的首席舞蹈員。

幕布落下，離開舞台的聚光燈，魏巍說起過往的回憶，有珍重與不捨，也有一絲難得的輕鬆。2002年，魏巍還是瀋陽音樂學院附屬舞蹈學校的一名學生，正碰上當時港芭的藝術總監 Steven Jeffery 到內地各大院校為舞劇《胡桃夾子》挑選性格演員，「看了我們的課後，他向我發出邀約，讓我去客串《胡桃夾子》的人物，到港芭交流3個月。」當時的魏巍興奮莫名，「我還從來沒有去過香港呢！」在香港的3個月，他不僅跳了《胡桃夾子》，還參與了《天鵝湖》，回到瀋陽後，來觀看他比賽的 Steven Jeffery 遞來一份正式合約，邀請他加入港芭。

退居幕後指導後輩

問魏巍生活在香港，對他揣摩角色有沒有幫助？「很有幫助。」他笑着說，「因為每天都有新鮮感，你不知道今天會接觸到哪個國家的人，也不知道接觸到的人是什麼性格。尤其港芭，每年都有來自不同國家的新的演員。生活中，又會看到形形色色的外國人，這個是我家鄉看不到的。所以香港是國際大都會，全世界的人都融入

到這裏，這是個色彩繽紛的城市，試問哪會有無聊的時候呢？」不過，「在適當的時候讓自己停一停，未嘗不是好事。」魏巍說，張弛有度，人生才有彈性。現在從舞台上退下來，他將以副團導師及客席首席性格舞蹈員身份繼續任職港芭，對未來的生活，他充滿期待。「（港芭）是我的第一個工作，也將成為我的最後一個工作。」

■魏巍（右）告別19年舞蹈員生涯，將以另一身份延續對藝術的追求。



■在《睡美人》反串惡毒仙子（左）。